

醒世长篇系列

抽搐

王
焕
庆

著

XINGSHICHANGPIANXILIE

CHOUCAHU
BAIHUAWENYICHUBANSHE

百花文艺出版社

抽 搐

王焕庆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抽搐/王焕庆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5306-3146-2

I . 抽… II . 王…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34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l.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25 插页 2 字数 364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6001 - 10000 册 定价: 23.0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真实得使人忧虑,生动得令人震撼的长篇小说。

华北平原紧靠渤海湾处是片千年退海地,在这片被海水浸泡过的土地上有个神秘的魏家庄,繁衍生息着一群浑身散发着盐硝味儿的农民,他们在生活逐渐富裕的同时,道德与信仰也正发生着一场由丧失到回归和确立的转变。这是一次极其痛苦的涅槃:传统观念与时代发展产生的矛盾,真挚爱情与历史恩怨纠缠的悲哀,令人憎恶的兽性、压抑不住的情欲、无从诉说的屈辱、破釜沉舟的刚烈……各种各样的男人和女人们,各不相同的经历与处境,构成了一连串错综复杂、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故事。

倘若伟大的社会变革注定要付出代价的话，悲剧便成了一部分人难以回避的命运。然而，恰是这悲剧的发生，才使我们的时代生活，在重建精神信仰的历史期待面前有望得以校正。

——作者

第 一 章

富则生闲欲。

天津以东金钟河畔这群祖祖辈辈单靠从土里刨食的庄稼人，自打走上一门心思各显神通挣钱这条道儿，就觉着日子过得不沾地皮儿似的飞快。到了一九九五年的春天，魏家庄早已不再是从前那个闭塞、安宁的穷乡村了。一些人在继续拼命搂钱，使日子过得越来越富裕的同时，似乎也改变了活法。平日待在村里的耍钱儿，出门在外的嫖娼。男男女女当庄子住着，要是哪天谁看上了谁，十有八九能勾搭得入了港，或贪一时之欢，或图分外之财，脱了裤子胡乱搞一回显得很是简单、非常合乎情理似的。干脆这样说吧，眼下坑蒙拐骗、男盗女娼不足为奇，庄稼人开荒种地反倒成了新闻。

二老关想挣钱，承包下二百亩荒碱地，这件事在魏家庄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许多人都这样说：“他还想挣钱？真是新鲜！兔子能拉车还要马干嘛？”如今二老关已经成了被奚落、挖苦的笑料，因为他没本事挣钱。

二老关名叫魏继雄，年轻时和赵守信、李庆堂有过结拜之

交，人称桃园三结义。因他排行第二，又是宁折不弯、重情重义的红脸汉子，活脱脱一个《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故而在老少爷们儿中早就得了个关二爷的绰号。只是如今大家不再喊他关二爷，已经戏谑地改叫他二老关了。若依支书魏继明，那合同根本用不着签。“反正这些年，荒碱滩荒着也是荒着，有能耐你开两千亩都行，用不着签合同！”二老关却死较真儿：“不行，你们这伙子人一个也靠不住，没个白纸黑字的说法我心里不踏实！”支书这才哭笑不得地在纸上草草写下了几条，签字画押时忍不住没头没脑说了句：“看来，你老哥这回病得又不轻啊！”

二老关没答理魏继明，这种闲言碎语近几年他听得多了。过去他是个有资格说说道道儿的人，而且习惯了在老少爷们儿中指手画脚，可眼下别说闲言碎语，就是再刻薄的挖苦他也只好低头躲过。但他并没就此罢休，而是把愤怒变成了行动。

晌午，二老关刚吃过饭家里便来了说客，他们分别是肥爷李庆堂和色狼黑大杆儿。其实这二位说客全都不是真心来相劝，一个欲借题发挥贬低他，另一个则想趁机勾搭他的儿媳妇。先进门的是三弟兼亲家李庆堂。今非昔比，世事变迁，曾经饭都吃不饱，被人称做“三猴子”的李庆堂如今裤腰子已经超过了三尺半。俗话说财大气粗，他这一胖显得更神气了，站哪儿都跟半拉桥墩似的，老少爷们儿不知不觉中对他也改了称呼，若在街上遇见时远远便会尊敬地喊他一声肥爷。他当时正在赌桌上和几个老友“顶牛”，已经听说了亲家包地开荒的事，但是他并不关心。他知道，近两年二哥越来越瞧着他不顺眼了，在别人面前他是爷，有说说道道儿的资格，可惟独在二哥面前他老觉着自己这桥墩无形中矮了半截，为此心里疙疙瘩瘩总不是个滋味。后因絮儿找到牌局请他过来劝劝，他觉得再不闻不问有点儿不合适了，

况且这也是个说嘴儿的机会。他想：如今我李庆堂已经由瘦猴儿要饭花子变成爷了，哪能总让你个能耐梗训斥？这样他才恋恋不舍地离了牌桌。二老关正坐在炕沿儿上叼着烟袋想心事，对这位盟誓兄弟兼亲家的到来没显出有多么热情，只下巴朝靠北墙的沙发点了点。李庆堂并不介意，抻抻肥大的西服干咳一声坐了下去。

得知亲家爹光临，凤仪和美娥一前一后都跟了进来，主动和他打招呼并为他递烟、沏茶，妯娌俩这一忙活，总算冲淡了长辈之间的冷漠。

美娥借端茶的机会用眼神儿朝亲家爹暗示，意思也是想请他劝阻公爹。二老关娶了两房儿媳妇可至今没分家，这在魏家庄已经几乎没有户了。他的家教严、规矩大，别说是媳妇，平时连胡子拉碴的俩儿子也不敢违抗他的旨意。李庆堂会意地朝美娥点点头，转过脸问凤仪：“玉坤、玉财他们不在家？”凤仪答：“哥俩修车去了。”美娥心里搁不住事儿，有些焦躁地抢着说：“早晨起来出去的，中午吃饭都没见着影子，多让人着急呀！”李庆堂点上根烟，又端起杯吹着暂时还没沉下去的茶叶吸溜儿了一小口，斟酌半天把脸转向依旧闷头抽烟的二老关问：“二哥，听絮儿说，你包了村东荒滩里的二百亩碱地？”二老关低着头应道：“嗯，是有这么回事儿，包啦。”李庆堂：“唉，你这个人哪，眼下日子好过了，怎么又想起去受那份罪呀？你猜大伙对这事都怎么说？”二老关问：“咋说？”李庆堂道：“咱是自己人，用不着藏着掖着。老少爷们儿都说你是烧包儿呗！”

李庆堂故意把话说得如此直率、刺耳，使他在忐忑之余也生出了某种快感。二老关抬起头直愣愣地注视着李庆堂狠抽了两口烟，随着烟袋锅里那“滋滋”的烟油子声吐出了一缕蓝色烟雾。

“谁烧包儿？眼下要钱儿的要钱儿、量黄米的量黄米，这种人竟有脸说说道道儿，成了好人是吧？和你照实说吧，我他娘的就是有气！”说到这里，他在炕墙子上使劲儿磕那烟袋锅内的残渣，像是清除堵在胸膛里的郁闷。

李庆堂脸“腾”地红了。没事时他不单“顶牛”，而且还经常去大埝北量黄米。所谓量黄米指的就是嫖妓，这种说法起源于吃不饱的年代。那时候庄稼人没钱，粮食乃最宝贵的东西，而黄米又是粮食中的上品，倘若量上一升黄米便能充当与窑姐儿或其他野女人睡觉的本钱，久而久之人们把那种勾当便简称为量黄米了。“顶牛”是公开的，现在魏家庄赌博已经不分男女老少了。去大埝北量黄米却是个秘密，万万不能叫村里人知道。年轻的荒唐似乎还有几分歪理，自己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头子却丢不起那人。俗话说远嫖近赌，这话太有道理了。大埝北离魏家庄将近百里，只要用钱堵住司机的嘴就万无一失。“要想美，大埝北。”以前光听别人这么说，临到真尝试了之后李庆堂才相信的确是不假。像他这把年纪的嫖客虽说免不了被妓女们讥笑、挖苦、甚至敲诈，可正因为玩儿得惬意才并不觉着吃亏。今天，他本打算以教训人的口气给二哥来上几句，没承想反被数落了一通。他心说：你个能耐梗爱怎样折腾就怎样折腾去吧，死在荒碱滩里也没人问了。但又一琢磨，觉得既然来了最好还是借机再贬他几句，于是便干咳两声接着说：“有气归有气，怎么着也不能拿自己的身子骨撒气呀。再者说，一包就是二百亩，旁的开销不提，光雇人干活儿这一项得多少钱？头两年肯定干赔，往后即使收下粮食又能卖得了几个子儿？你是我二哥，咱又是亲家，我不能不给你提个醒儿，这可是明摆着赔钱的买卖呀。”

乍一听这是好话，但越琢磨越有一种挖苦的意味，好像二老

关四六不懂。二老关没言声，他有信心，认为只要把地侍弄熟活了产量自然会一年比一年高，到时候不仅能把投进去的本钱挣回来，肯定还可以多赚。他总算找到了自己能干的营生。他太需要挣钱了，如今这世道没本事挣钱就是白痴，是没用的人，这可比什么都让他受不了。这些话他已经不愿意对任何人说了，瞅一眼沙发上肉垛似的李庆堂，又默默装上一袋烟抽了起来。正在这时，推门进来了盟侄黑大杆儿。如今黑大杆儿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流氓，眼下若要讲魏家庄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大家，不把他这个流氓以及比他更坏的恶棍那些所做所为和可悲的下场讲出来是无法交代清楚的。对这个盟侄二老关早就失去了信心，尽管不明白对方为什么总来家里串门儿，但这小子说出的每一句话他听着都别扭，只是碍于当年和守信大哥的情义不好意思往外撵。

守信大哥早早离开了人世，撇下大嫂和儿女们寡妇失业地过日子。那年黑大杆儿才二十出头儿，母亲体弱多病，弟弟妹妹都小，生活这副担子压得他经常得靠大伙接济。关二爷当然忘不了大哥临终前含泪说过的话，其实就是没有那次“托孤”，他也不会抛下这娘儿几个不管。从那时起，几个孩子便在他家里饿了吃、困了睡，把二伯这屋真正当成了他们自己的家。黑大杆儿的弟弟、妹妹正在上学，到后来没钱买书买本儿也不向他们的哥哥要了，直接就找二伯解决。黑大杆儿的弟弟赵连锁念书极其刻苦，“文革”后大学刚刚恢复招生他便考上了，毕了业成了个吃粮本儿的公家人，抛弃青梅竹马的英子娶了个局长的闺女做媳妇。没过几年他也当上了处长，把母亲和妹妹接去同样改成了吃粮本儿的公家人。这种好比登天的事情那些年在魏家庄曾引起过不小的震动。黑大杆儿更非等闲之辈，在村里第一个开起

了小卖部。兄弟升官以后又为他大开方便之门，单是每年冬季运煤一项他就发了。别人倒腾煤炭大多是往港里拉，卖给南方来的老客儿。而他用不着那样费事，津城里有许多供热部门，只要赵连锁一个电话买卖便成了，给过地磅的捅点儿钱二十吨能变成三十吨。他早在城里买下了楼房，可至今一家三口仍留在魏家庄，其用心恰恰在村里那些见了钱便任他去解裤腰带的女人身上。“这年头儿，手里有钱就是爷！城里那么多大款还能显出我？”他曾不止一次这么说过。他个子挺高，但长得又黑又瘦，纵然是挖空了心思拣那些有营养的东西往肚子里填，并时不时跑到李赤脚的药架上寻摸补药吃，但四十多岁了却仍不见发福，显然是全部精华都消耗在歪门邪道儿上了。

黑大杆儿一晃荡进了屋，喊声“二伯”、“三伯”，应不应声都算是跟长辈打过了招呼，又朝凤仪和美娥点点头，然后猫下腰习惯地用右手食指堵住右边的鼻孔“哧！”地干擤一下，用左手食指堵住左边的鼻孔以同样的方式擤了擤，这才将个精瘦的身子挨着肉垛似的李庆堂坐下。

见黑大杆儿进了屋，凤仪打心眼儿里腻味，什么话也没说便转身出去了。李庆堂站起身没趣地说：“你们爷儿俩聊吧，我得先家去看看。”说完也闷闷不乐地走了。这时候就听已经走到院门口的凤仪朝屋里喊道：“他二婶，茜茜该醒啦！”美娥应了声但没马上离开。她沏了杯茶端给黑大杆儿，两眼一碰到黑大杆儿那贪婪的目光立即躲到了别处。

黑大杆儿进门时就觉得气氛有点儿不对头，但这并不影响他来此的目的。他紧盯着美娥的脸接过茶杯，然后转向只顾闷头抽烟的二伯说：“听说您老想整治那片荒碱滩？嗨，都这岁数了图的是嘛呢！”原本已经满肚子不高兴的二老关听到这装腔作

势的话立即火了，高声说：“图嘛！鸡活着下蛋，狗活着看家，人活着有嘛用？整天吃饱了不干正经事儿连禽兽都不如！”他说着把个烟袋使劲往炕沿上一拍，“啪”地一声，烟沫子、火星子四处飞散，那个心爱的烟袋嘴儿也被磕掉了半截。黑大杆儿吓了一跳，坐在沙发上眼都直了，嘴里不住地说：“二伯别生气、别生气……”美娥一边使眼色埋怨黑大杆儿一边劝公爹：“您老可别气个好歹的，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较真儿？”她这句本想让公爹消气的话不料又勾起了老人的心思，他低着头气哼哼地说：“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也不能一门心思地吃喝嫖赌、坑蒙拐骗！”然后抬起头不客气地冲黑大杆儿下了逐客令：“爷们儿，你有事忙去吧，包不包那荒地是我自己个儿的事。”说完又把烟袋抓在手里，拾起被磕掉的那半截玉嘴儿举到眼前往一块儿无奈而徒劳地比对着。

黑大杆儿灰溜溜地出了门。美娥想起前院正在睡觉的茜茜也跟了出来。她知道嫂子讨厌眼前这个人，也明白刚才那一声喊中包含着某种提醒的意味。对走在前边的这个男人，开始时她有一种好奇与好感分不太清的感觉，因为每回去他家开的小卖部买东西，他准会少收个三块五块的，有时甚至不要钱就让拿走。她若不肯他就跟要翻脸似的很不高兴。当时美娥并没太介意，从娘家那头儿论黑大杆儿是她的表姐夫，从婆家这头儿论是大伯子。美娥想：如今你有了钱，少赚点儿或出点儿血也不算什么。这样一想她便坦然了，每次都忍不住捏一些糖果之类的东西塞进嘴里，有时甚至掰下一只烧鸡腿解馋。可久而久之美娥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从黑大杆儿的目光里和推让间那有意的触摸当中，她渐渐领悟到了对方的意图。美娥年轻漂亮不说，有条有络的身材还长了俩出奇饱满、瓷实的大乳房。金钟河一带

的庄稼人从不文绉绉地把乳房叫乳房,也不称奶子,而是非常形象地称其为“个个”。正因为美娥的个个如此大而诱人,她才在村里一群嬉皮笑脸的 본家小叔子们中得了个很是响亮的外号——大个个。她是个性情开朗的女子,不太计较这些玩笑,可是对色迷迷的黑大杆儿却不得不防。她有心拒绝他的小恩小惠,也想过往后管住自己的馋嘴,或者缺什么东西干脆到别人家开的小卖部里去买,但能节省几块钱对一个持家过日子的女人所具有的那种诱惑往往又占了上风,因此仍旧管束不住自己,照例一次次迈进黑大杆儿开的小卖部,照例吃他的白食。只要是不出大格儿,小小不言的碰碰挨挨由他去吧!她自己给自己私下里划定了“三八线”。玉财出车经常不在家,哪怕是白天她也从不引外人进门,如今这小子总爱往公爹屋里钻,目的无外乎是寻找勾搭她的机会,对此美娥心里当然跟明镜儿似的。现在她有点儿担忧了,可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因此又不能一下子躲得远远的。她知道,只要自己稍一让步,对方立马会得寸进尺。起先那种挺有意思的,跟用毛线团儿逗弄小花猫似的开心和得意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前院一排新房是玉坤和玉财的住处,这会儿院门敞着,凤仪那屋里传出了田震的歌声:……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拥抱着你 OH MY BABY,你看到我在流泪,是否爱你让我伤悲,让我心碎……让人听着心里难过,好像有什么念想又得不到满足似的。美娥知道嫂子这是在听玉刚的妹妹小芸送给她的盘磁带。

黑大杆儿在大门外站下了,转过身来紧盯着美娥粉白的俏脸问:“到门口了也不请表姐夫进去坐会儿?”他跟美娥从来都是论表亲,有意回避大伯子与兄弟媳妇之间的某种拘束。美娥搪

塞道：“我这就得去轧面条儿，他们哥俩修车从早晨到现在连饭都没顾上吃，待会儿进了门没有现成的堵嘴还不急眼？”听美娥这样说，黑大杆儿只好自己给自己许了个空愿：“噢，今儿不凑巧。没关系，那咱就下次吧。”说完他黏黏糊糊还没有要离去的意思，见玉刚从巷子东边朝这里走来便故意压低了声音问她：“你看，玉刚来了。看样子，他们大概是又撮合到一块儿了。”美娥立即绷了脸道：“别造谣！人家可都是正经人。”她不理黑大杆儿，转身冲越走越近的玉刚主动打招呼：“村长来啦？”玉刚乐呵呵应着问：“啊，听说大伯想开荒，来找他聊聊。在家吗？”美娥说：“在，正生气呢，村长帮着劝劝吧。”玉刚道：“没问题，我们爷俩最说得上来，一劝保准见效。”美娥进一步要求道：“那好，你顺便再劝劝他别包那片荒地了，一年得多少钱往里赔呀。”玉刚说：“劝劝可以，不过大伯的脾气你也知道，只要是认定的事儿恐怕谁劝也不管用。”说着，玉刚走进了后院。

“你还嚷着我说，当年他们二人那档子事全魏家庄谁不知道？这小子，放着和书记做亲的好日子不过，婚都离了。还有你嫂子，为了堵别人的嘴，把干了多年的大队出纳也辞了。你说他们为嘛？这不是明摆着吗！”黑大杆儿仍赖着不走没话找话。美娥不得不正色警告他：“再胡噁我就不客气啦！自己上了两回告示，你还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真是！”此时她对眼前这又瘦又黑的高个子男人可以说是一丁点儿好感也没有了。她暗暗告诫自己：往后再不能嘴馋、贪小便宜了，得躲这小子远着点儿。

黑大杆儿脸上堆满了讪笑道：“好、好，我不说了，不提他们那档子事还不行吗？”听美娥提起那告示，他又流露出一不以为然的表情说：“嗨，那玩艺儿谁愿意贴让他贴去呗，咱一个老百姓有人给造嘛谣也是没辙。你看人家魏继明，见不得人的事多去了，

可谁敢惹人家？照样当官儿。妈的，不就是谁和谁睡过觉那点儿破事吗，别说全是他妈的胡诌白咧，即使是真的和当村干部那些勾当比算得了嘛！也不知是哪个小子吃饱了撑的，正经事不敢写，当官儿的不敢碰，专在男女关系上扰乱人心，跟咱老百姓找别扭。哪天逮着这王八羔子非把他手爪子剁下来不可！”

黑大杆儿说的也是实话，以魏继明为首的几个村干部大吃大喝，一回回卖地，到底搂了多少黑钱谁也猜不透。可是话一从黑大杆儿这种人嘴里说出来味就变了，好像他做什么坏事都有了理似的让人听着别扭。美娥想摆脱黑大杆儿的纠缠进到院子里去，无奈黑大杆儿挡在前边，让她进又进不去恼又恼不得，只好一面听他白话一面寻找脱身的机会。

最近魏家庄隔不多久便会突然间冒出一张所谓的告示，披露的全是男男女女胡搞的内容。说是无中生有吧，上边指名道姓写得清楚明白，而且干那种事的时间、地点、甚至当时男的、女的分别说了哪些狂言浪语都记录下来了。若说确有其事吧，许多人不敢轻易相信，因为除了几个尽人皆知的好色之徒和轻浮女子，也有不少大家公认的正人君子 and 规矩女人上了榜。切莫小看了这偶尔贴出的告示，没有它，魏家庄表面还是比较平静的，只因有了它，那些原本捂盖得很严的东西被无情地曝了光，于是乎村里便不时出现些局部的，始料不及的生态紊乱，它所带来的灾难足令个别当事人万般惊恐而束手无策。男人与别的女人胡搞要是露了馅儿，老婆撒泼打滚、寻死觅活地闹一阵，往后的日子一般还能够相安无事地过下去。女人偷汉子若被点了名，轻则受顿皮肉之苦，从此变得低声下气，重则以离婚了结，昨日还百般恩爱的夫妻各奔东西说散就散了。无论是怎样的结局，时至今日却没有哪个当事人理直气壮地辩白。或许是不屑

于分辩,或许是自家心虚气短怕越描越黑。当然,更不见有哪一个像其家人似的根据所披露的具体时间、地点将当事人问得张口结舌。

严冬已经过去,天气渐渐变得暖和了,不知从何日起金钟河大堤上一排排的榆树、柳树全都染上了绿色,远远望去像是绿茵茵的飘带自天上降落下来。解冻后的土地潮湿而松软,从荒碱滩里吹来的风带着些许咸涩,饱含了泥土复苏的芬芳。四野阳光明媚,到处生机勃勃,惟独堤坡下的魏家庄还终日弥漫着由大卡车兜起的烟尘,仿佛仍被笼罩在阴云里。面对此情此景,最感不安的要数村里那些老年人了。入地三尺有神灵,这是人心不轨触怒了大仙哪,照这样下去村里不定还会出多少乱子呢。

魏家庄目前已有近三千户人家,是方圆数十里最大的村庄。从村形上看,它由南到北足有三里长,从东到西却只有二三百米宽,恰恰与金钟河“丁”字而成。宽阔的街道在村中心广场处打了个活结贯通南北,倘若从高高的河堤上往下观看,整个村庄的形状酷似一条头朝北枕着大堤,尾向南任意伸展,中间稍做盘绕的巨蟒。这条巨蟒蛰伏在堤岸旁边,大有时刻准备锁住金钟河的气势。提起这条巨蟒,人们自然会联想起护卫村庄的那尊大仙,不管信与不信,只要是魏家庄人便都知道这件事。魏家庄有句顺口溜:“坑不能填,门不能开,柳大仙保佑不招灾。”坑,说的是村中央广场旁紧挨着水塔的那个坑。门,指的是一九七六年地震以后盖的那个礼堂的门。这柳大仙无疑就是传说中的那条巨蟒了。据说魏继明接替他父亲魏发宗,当上了大队头儿那年,有一次他半夜睡不着觉去队部拿文件,刚把门开开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昏暗中只见自己的办公桌上正盘踞着一条碗口粗的巨蟒!他站立在门口一动也动弹不得,老半天才缓过

神来去喊值班守夜的。等他把人叫来，进到屋里开了灯，那条巨蟒却早已经不见了踪影，桌面上只留下了斑斑水痕和巨蟒盘绕的印迹。这个消息一传开，在魏家庄立即引起了极大震动。年轻人好奇，总惦着将巨蟒捉住。年老的却不答应，说那是柳大仙，倘若惊动必招灾祸。不久便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村里的房子倒了不老少，连大队部的院墙都塌了，可那间巨蟒曾光临过的屋子却偏偏丝毫不损！这回大伙哑了口，再没有哪个敢说一句冒犯的话。当时正搞运动，人们口中喊着破除迷信，心里却对柳大仙深信不疑。在“重建家园”的口号下大队为社员们盖起了一排排新居，有人提议把水塔旁的坑填平，也盖上房子，那样的话新村就显得整齐了。魏继明偷偷去请教老五爷，立即遭到了老五爷严厉的责骂：“填平大坑柳大仙去何处饮水？这坑岂能填得？真是昏了头了！”骂过以后，老五爷还给他出了不少关于如何供奉柳大仙的点子。新村尚未建成时，一个气势宏伟的大礼堂已经竣工了。名义上它是为了开大会和丰富社员的文化生活而建，实际是给柳大仙修的豪宅。当初在里面只开过一次会，有数地放映过几场电影，因为经常突然断电，所以再有什么活动便只好挪到了室外。据说有人在大礼堂的台上曾见识过那条巨蟒，此话一经传出谁也不敢嚷嚷去里面看电影了，这门岂能开得？从此礼堂便被紧紧地锁上了，只在过年时才悄悄把门开开，由老五爷带领几位年纪大的进去供奉一番。

以上是魏家庄过去发生的故事，如今村里这一乱，人们很自然地便又想起了柳大仙。那群上了年纪的老者几次三番聚在老五爷家中扶箕问卜，寻找灾祸的根由。大伙摊平半筐箩麸子，筛子底下别上根草棍儿由两人闭目而扶，余者在柳大仙的牌位前焚香叩拜。待草棍儿不知不觉在筐箩中划出些痕迹时，那炷燎